

“活死人”遇救命恩人的神奇故事

我是一九九四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在庆祝“五一三”世界法轮大法日之际，叩谢师尊慈悲救度与再造之恩！

我是一九四九年生人，从小有残疾，因此喜欢走庙。一九九零年七月开始练某附体功，积极的练，并带动我认识的好多人练。

我被附体控制着能给人开处方治病，我的处方是：来人要我治什么病我就写治什么病，如“治胃病”“治头痛”等。还能治好。我练某功采气时，在哪采气，就能把哪的草木采死，还能听到动物叽里咕噜的叫声。

这个附体让我全身发冷，冷的我大热天得穿军用皮毛大衣，晚上睡觉必须让我丈夫把我抱着全身有了热气才能入睡。在亲戚家过夜，谁也不愿与我睡在一起，因为她们都会被冷的膝盖疼，背和心冰冷。无论电热毯把被窝烤的多暖和，都会被我睡的冰冷。

练附体功造成我从一九九三年起，从头到脚都是病，颈椎三至五节增生，压迫神经，美尼尔氏综合症使我严重眩晕——飞机从头上飞过，汽车从我身边开过，小孩从我身边跑过，我都会晕倒在地。卵巢囊肿、神经衰弱、坐骨神经炎，全身内脏整体粘连……，国内哪家医院、哪个医生都治不了我的病，四十多岁的人生活就完全不能自理，拄着拐杖才能移步，医生叫我“活死人”，气功协会的人也叫我“活死人”。

跟着师尊走入讲法班

一九九四年四月，成都气功协会送给我十八张李洪志师父来成都讲法传功前办的气功报告会的门票，意思是让我这个“活死人”多练点功，兴许能治好病。

一九九四年五月二十八日上午九点左右，我站在成都气功协会的院子里，一辆黑色轿车停在我的面前，车里人下车时车门还撞了我一下，我看着这个人：很年轻，高大、帅气，很和善，笑容满面的看着我。就见薛军（以后知道了他的名字）提了几大件东西下车，我问是什么，他说是学习数据。我就叫与我同来的人一起帮着搬，搬完后我打开看，是《法轮功》和《文艺之窗》。我打开一本《法轮功》看到书上作者照片时，心想这人好面熟，就像刚才开门碰到我的那个人。大家一看，啊！作者送书来了！当时我们每个人都请了几本。

师父学术报告中间休息时，我就报名参加接下来要办的九天学习班。气功协会的几个领导都阻拦说：“学术报告还未结束，效果怎样都不知道你就报名，荒唐不荒唐？”我说：“就凭这位师父刚才指出的现在社会上的那些不正之风、腐败现象，就觉的这位师父比你们互相尔虞我诈的好，我就要学这个功！”

此后，每天上午十一点左右，我们四个人就从家赶到成都水利电力局师父办班的地方，在附近的小饭馆吃饭，等着下午去学习班听课。

第二天，即五月二十九号，我们吃完饭出来，同去的人去逛商场，我身上没钱未去，就直接往办班的地方走。走到一个十字路口，突然看到师父站在我的面前，双臂交叉抱在胸前，看了我几眼，就转身往前走了。我不由自主的跟着师父走。师父走几步就停下来回头看我一眼，又转身往前走，我就又跟着往前走，这样走走停停，我一直跟着师父走到讲法班的大门口。

我看见有好多人在讲法班的院子里练某功，我好久没有练过该功了，就想马上过去练，就这么一想，师父又看我一眼，我就又自然的跟着师父一直走进师父讲法的教室里。

下午就开班讲课，师父第一句话是：“我从来没有办过这么小的班。”（只有七百多人）我听了心里很难过，在心里说：“师父，您放心，我一定为您洪法。”

师父接着说，刚才外面那些人练的功是黄鼠狼的动作。我当时就吓出一身冷汗，真是谢天谢地，幸好我刚才没去练（其实是师父不让我去练）。

第二天在十字路口我又见到师父，师父还是双臂交叉抱在胸前，站在我的面前。我不知是哪里错了，就小心翼翼的跟着师父走，还是象头天一样走走停停，一直跟着师父走进讲法班的课堂里。

第三天也是这样，师父也是象前两天那样把我领进听课的教室。这时我已下定决心，放弃X功，一心一意炼法轮功了。就在师父讲课时，我把头埋在课桌下面，用笔在我的那本《法轮功》书上打记号——在书的页棱上写“法轮功”三个字，“轮”字的车旁还没有写完，就听师父说：“有人在我身上乱写乱画。”我听了吓的笔都掉到地上了，师父怎么什么都知道啊！

在九天班期间，丈夫每天都来接我，都能畅通无阻的进来。刚好赶上我们学动功，丈夫也参加进来炼，师父还给他纠正炼功动作。从那以后丈夫的胃出血不知不觉的好了。

可是气功协会的秘书长一连三次来找我，想叫我去参加另外一个气功学习班，他就是进不来。一次他哀求门卫说：“就只见一分钟”，门卫都未让他进来。他告诉我这件事时，我还觉得奇怪，不相信。后来才悟到，这都是师父在保护我，不许那些附体功毁了我呀！

与师父一起照相

九天班结束后与师父合影，可天下着雨，我说下雨照相照片要花的，一个内江的小伙子说：“你放心，我跟师父三期班，班班都是结束那天下雨，可照的相都没有花。不信你跟师父站在一起，我给你照一张。”我刚走到师父旁边，还未开口，师父就大声说：“干嘛？”同时一巴掌就打在我的左肩上。后来才知道，师父呵斥的是在我身上的附体黄鼠狼，并把那个坏东西销毁了。

当时我羞的无地自容，双手捂着脸哭了。不知过了多久，有人喊我说该我们照相了，我一听也顾不得哭了，毫不犹豫的跑过去，可是大家都站好了，根本没有我的位置，我只能站在后面了。这时师父轻轻拉了我一下，我就很自然的站在师父身边照了相。

所有照片都没花，更神奇的是十三张照片中，只有我们照片上有一根红色的功柱。万分可惜的是，这张无比珍贵的照片后来被中共六一零抢走了。

得大法后身心的变化

九四年五月二十八日那天，是丈夫扶着我走的，上车时两人在车上往上拽我，两人在车下往上抬，我才上了车，可下午回家时，上车不用人拽、抬了。

听课的第四天，我这个切除了卵巢的人就来了例假。

九天班结束后的一天下午，我看我的睡床的三个边沿往上冒火和烟，一丈多高。当晚睡觉时热的不行，毛毯、电热毯、皮毛大衣全都取下来，还觉得暖和。丈夫说：“你把这些都取了，你不冷？你能睡的着？”我说：“能啊！”

不久儿媳生了孩子，躺在床上不能动，可是炉子上的水开了，孩子又在哭，家里又没有其他人，怎么办呀？情急之中我一手抱着婴儿，一手提着水壶往暖瓶里灌水，灌完水后我才醒过来——我这个生活完全不能自理的人居然能干这些事了！

我没病了，是个健康的人了，我什么都能干了！师父让我重生了！

一九九五年五月，召开庆祝师父来成都讲法一周年大会。我第二个发言。我在台上激动的喊：“法轮功万岁！我一定要洪法！”我哭，台下的人们落泪，气功协会的人也哭，成都法轮功辅导站站长也哭了。

修大法前，我因被附体祸害，病魔缠身，生活完全不能自理，活的十分艰难，看不到生命的一丝希望，得大法后无病一身轻，心情愉悦，一门心思就是想如何把这么好的法轮功让大家都得到，都受益。

前世、今生与来世

文 / 泰山 整理

南北朝的颜之推在《颜氏家训》的〈归心〉篇中有这样一段描述：形体虽死，精神犹存。人生在世，望于后身似不相属；及其歿后，则与前身似犹老少朝夕耳。世有魂神，示现梦想，或降童妾，或感妻孥，求索饮食，征须福祐，亦为不少矣。今人贫贱疾苦，莫不怨尤前世不修功业。以此而论，安可不为之作地乎？……

这段话的大意是：

人的形体虽然死去，精神依然存在。人活在这个世界上，远望死后的事，似乎生前与死后毫不相干，等到死后，才发现自己与前世的关系就好像一个人的老年与少年、一天中的早晨与晚上一样密切。世上有死者的灵魂，会在活人梦中出现的现象，有的托梦给他生前的仆童侍妾，有的托梦给他的妻子儿女，向他们讨求饮食，乞求福祐而得到应验的事，也是不少了。现在有人看到自己一辈子贫贱痛苦，无不怨恨前世没有修好功德的。从这一点来说，怎么可以不早修功德为自己的来世开辟光明和安乐呢？

前世、今生、来世，人的轮回真的存在吗？关于轮回话题研究的书籍和报导有许多，以下摘录几例供读者参考。

（一）美军飞行员的轮回转世

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的一对夫妻布鲁斯及安德烈·莱宁杰根据其儿子的经历出版了一本名为《灵魂转生：一位二战飞行员的前世今生》的书，受到美国多家媒体的关注。该书描述他们几年来不遗余力，经过一步步查证，最后确认自己的独子詹姆斯·莱宁杰，是由一位在二战中殉职的美军飞行员投胎转世。

1945年，一个名叫詹姆斯·休斯顿（James M. Huston Jr.）的美国飞行员在太平洋上执行任务时不幸坠机身亡；1999年，一个叫詹姆斯·莱宁杰（James Leininger）的男孩诞生在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大量的事实让人相信，这个男孩的前世就是那名二战飞行员。詹姆斯轮回转世的故事也因此一度成为美国家喻户晓的话题。

詹姆斯的父母说，在2到4岁时，詹姆斯常常向他们讲述一个前战斗机飞行员二战时的经历，尤其在他昏昏欲睡的时候。詹姆斯描述得如此细致入微，栩栩如生，就像身临其境一样，令他父母感到非常吃惊，至今依然记忆犹新。詹姆斯还告诉过他的父亲，他飞机起降的航母的名字——纳托马（Natoma），以及当时和他执行任务的另外一名飞行员的名字——杰克·拉尔森（Jack Larson）。

经过一番调查研究，布鲁斯惊奇地发现，原来这一切全都是真的！纳托马是当时美军在太平洋上一艘航母的名字，而杰克·拉尔森也确有其人！杰克在二战期间曾是一名美军飞行员，在太平洋上服役，现在还很健康地生活在阿肯色州。

“这给我带来的震撼，就好像见到了活神仙一样，简直难以置信，让我惊呆了！”布鲁斯说，“我的观念也因此发生了一次脱胎换骨的变化。”

为了进一步寻求答案，布鲁斯直着迷：不停地在网上搜索，四处收集、整理当时的各种军事记录，并亲临各地采访曾在纳托马航母上服过役的一个个老兵及当事人。

他说，詹姆斯告诉他当时自己是在硫磺岛上空被击落的。而且布鲁斯很快就了解到，在硫磺岛执行那次突袭任务的飞行中队中，只有一位飞行员在行动中殉职，而他名字是，詹姆斯·休斯顿（James M. Huston Jr.）。

布鲁斯说，所有这一切使他现在不得不相信，自己的儿子的确就是詹姆斯·休斯顿转生回来的。

在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科学家们40多年来一直研究着有关轮回的案例，儿童心理学家吉姆·塔克博士（Jim Tucker）说：“我们已收集了超过2700个案例。这类案例到处都有，亚洲、西非、南美、欧洲、美国……得到的证据表明，我们应认真看待轮回的可能性。”

（二）中国多人轮回转世实例

2014年，上海教育电视台《特别传真》栏目的视频報導——“湖南发现100多人轮回转世”的案例。指在湖南省怀化市通道县坪阳乡，有不少再生人，就是指轮回转世后拥有前世记忆的人，他们去世投胎再次来到这个世界之后，竟然能够清楚的记得前世发生的事情。

报导称，几位权威专家教授到实地考察后，排除了人为炒作和集体撒谎的可能性，认为很有研究价值。

2008年11月，通道县坪乡马田村五组的吴春利出嫁了，比春利还小8个月的本村青年吴宇衡竟以“父亲”的身份前来参加婚礼，并送了不少嫁妆、礼物。原来，吴宇衡的前世就是吴春利的父亲吴金雕。27年前，吴金雕因一场突发的大病不治身亡，留下8个月大的春利跟奶奶生活。吴金雕不久即到本村吴家投胎转世，成为吴家的小儿子吴宇衡。

吴宇衡4岁时跟父亲到春利家去，看见春利手中拿的木算盘，小宇衡便说算盘是他用过的，那时在生产队，他当过记工员，是队里给他用的。看到门后的扁担，也说是他从八组的一个朋友吴某借来的，还说，当年他结婚还曾经向他借过20元钱，并一直未曾还他。

此后，小宇衡常常以大人的口气说“借人家的钱不还，对不起人，真对不起人”这样的话来。父亲随后亲自到八组吴某处问这件事，想不到真有其事，又问吴金雕尚健在的妻子

子，也说确实借过。春利奶奶听说这个事后，说既是金雕结婚时借的钱未还，理当由我们去还，于是替金雕还了别人20元钱。从此，小宇衡便不再提起欠人家钱未还这件事情。

坪阳乡谱头寨有个吴姓男孩，小男孩1岁多时，家人带他到村里去玩，每次只要碰见屠夫容某，小男孩就要拼命地哭叫、挣扎着，每次都这样，家里人也不知道缘由。

小男孩长到2、3岁时，每当看见有人在地里采猪菜，他都要告戒他们，哪种菜太苦，哪种菜太辣，采多了吃不下等一些话。弄得大人们好笑，说他小孩能懂啥事。长大了的小男孩在村里更加害怕见到屠夫容某。每每见到容某，他老远就会拼命往家里跑去，每次都这样。久而久之，村里人感到这里肯定有蹊跷，便试着问小男孩是何原因。小男孩说出了一个惊人的大秘密。

原来，他前世就是他外公家里养的一头大白猪。他说，那天，屠夫容某带着一个人来买猪，白猪见不妙，拼命地往外跑，一直跑到他家背后的山地上，但还是被容某等人追上來抓住，抬去他们家给杀了。这个爆炸新闻一传十，十传百。小男孩是白猪转世的事就这样传开了。从此，人们见到小男孩干脆不叫其名而直呼“小白猪”了。而屠夫容某也发誓今生今世不再杀生。

迄今为止，仍旧没有人能够解开通道侗族“再生人”之谜。而在中国大陆类似的事情还有不少。

已经有大量关于轮回纪实的文章和参考文献被刊登出来，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查阅，限于篇幅，笔者这里就不多着墨了。

结语

人有轮回吗？轮回的意义是什么？也许人们对生命奥秘的探究会永远持续下去吧。颜之推的话值得深思，“若有天眼，鉴其念念随灭，生生不断，岂可不怖畏邪？又君子处世，贵能克己复礼，济时益物。”

记忆被封存，大多数的人，既看不到自己的前世，也无法预知自己的未来。这样的我们应该怎么办？

这世间，广为流传着这样一段话：“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后世果，今生作者是。”一个人在前世种什么因，今生就得什么果，今生种什么因，来世就得什么果。前世和来生，大部分人似乎都不能感知，既然只有今生在眼前，那么为什么不好好把握今生呢？修德积福，努力修行，即使身处世俗当中，也积德行善，克制私欲，利益他人，这不就为自己在奠定美好的未来吗？这样的未来不就祥和安宁吗？

“人生难得，无虚过也”！

“一人修道，济度几许苍生？免脱几身罪累？幸熟思之！”